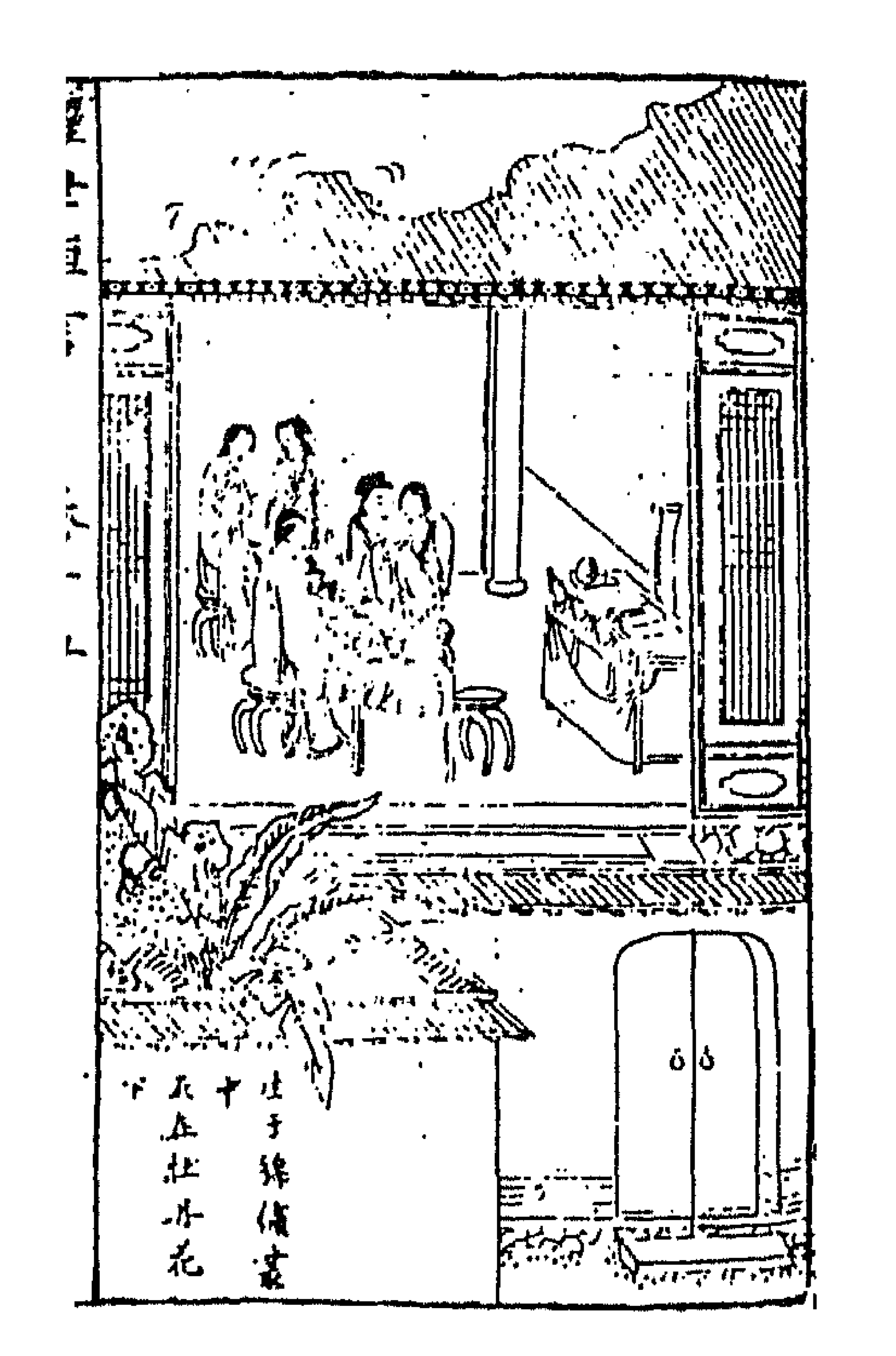
醒世恒言


生于錦繡叢中
死在牡丹花下



第十五卷

赫大卿遺恨鴛鴦縧

皮包血肉骨包身　强作嬌妍誑惑人
千古英雄皆坐此　百年同共一坑塵

這首詩乃昔日性如子所作單戒那淫色自戕的論來好色與好淫不同假如古詩云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豈不傾城傾國與傾國佳人難再得此謂之好色若是不擇美惡以多爲勝如俗語所云石灰布袋到處留跡其色何在但可謂之好淫而已然雖如此在色中又有多般假如張敞畫眉相如病渴雖爲儒

者所謂夫婦之情人倫之本此謂之正色又如嬙妾美婢倚翠偎紅金釵十二行錦障五十里櫻桃楊柳歌舞擅場碧月紫雲風流婉轉雖非一馬一鞍畢竟有花有葉此謂之傍色又如錦營獻笑花陣綢繆露水分司身到偶然留影風雲隨例顏開那惜纏頭旅館長途堪消寂寞花前月下亦助歡娛雖屬市門之遊豪客不廢然女閭之遺正人恥言不得不謂之邪色至如上蒸下報同人道于獸禽鑽穴踰牆役心機于鬼蜮偷暫時之歡樂爲萬世之罪人明有人誅幽有鬼責這謂之亂色又有一種不是正色不是傍色

雖然比不得亂色却又比不得邪色填來了宗空淵
玷污織却清淨門風除同神祇刮念慈勝佛前淌浣泚
遠則地府填單近則陽間業報奉勸世人切須謹慎

正是

不看僧面看佛面　休把淫心雜道心

說這本朝宣德年間江西臨江府新淦縣有個監生姓赫名應祥字大卿為人風流俊美落拓不羈專好的是聲色二事遇着花街柳巷舞榭歌臺便流留不捨就當做家裡一般把老大一個家業也弄去了十之三四渾家陳氏見他恁般花費苦口諫勸赫大卿

到道老婆不賢時常反目因這上陸氏立誓不當領着三歲一个孩子喜兒自在一間淨室裡持齋念佛由他放蕩一日正值清明佳節赫大卿穿着一身華麗衣服獨自一個到郊外遊玩有宋人張詠詩爲証

春遊千萬家　美人顏如花

三三兩兩映花立　飄飄似欲乘烟霞

赫大卿只揀婦女叢聚之處或前或後往來搖擺行弄風流希圖要逢着個有緣分的佳人不想一無所遇好不敗興自覺無聊走向一個酒館中沽飲三盃

上了酒樓揀沿街一副座頭坐下酒保送上酒餚自斟自飲倚窓觀看遊人不覺三盃兩盞吃勾半酣起身下樓算還酒錢離了酒舖一步步任意走去此時已是未牌時分行不多時漸漸酒湧上來口乾舌燥思量得盞茶來解渴便好正無處求覓忽擡頭見前面林子中旛影搖拽磬韻悠揚料道是個僧寮道院心中歡喜即便趲向前去抹過林子只顯出一個大庵院來赫大卿打一看時週遭都是粉牆包裹門前十來株倒垂楊柳中間向陽兩扇八字墻門上面高懸金字扁額寫著非空庵三字赫大卿點頭道常聞得

人說城外非空庵中有標致尼姑只恨没有工夫未曾見得不想今日趁了這便即整頓衣冠走進庵門轉來一條鵝卵石街兩邊榆柳成行甚是幽雅行不多步又進一重墻門便是小小三間房子供着韋馱尊者庭中松栢參天樹上鳥聲嘈雜從佛背後轉進又是一條橫街大卿徑望東首行去見一座雕花門樓雙扇緊閉上前輕輕扣了三四下就有個垂髫女童呀的開門那女童身穿緇衣腰繫絲縧打扮得十分齊整見了赫大卿連忙問訊大卿還了禮跨步進去看時一帶三間佛堂雖不甚大到也高敞中間三

尊大佛、相貌莊嚴、金光燦爛。大卿向佛作了揖，對女童道：「煩報令師，說有客相訪。」女童道：「相公請坐，待我進去傳說。」須臾間，一個少年尼姑出來，向大卿稽首。大卿急忙還禮，用那雙開不開、合不合、慣輸情、賣俏、軟、睞、睽的俊眼仔細一覷。這尼姑年紀不上二十，面龐白皙如玉，天然豐冶，韻格非凡。大卿看見恁般標致，喜得神魂飄蕩，一個揖作了下去，却像初出鍋的麵粑，軟做一塌，頭也伸不起來。禮罷，分賓主坐下。想道：「今日撞了一日，並不曾遇得個可意人兒，不想這所在倒藏着如此妙人，須用些水磨工夫撩撥他。

不怕不上我的鉤兒大卿正在殿中打點草稿誰知
那尼姑亦有此心從來尼姑庵也有個規矩但凡客
官到來都是老尼迎接答話那少年的如閨女一般
深居簡出非細相熟的主顧或是親戚方纔得見若
是老尼出外或是病臥竟自辭客就有非常勢要的
立心要來認那小徒也少不得三請四喚等得你個
不耐煩方纔出來這個尼姑為何挺身而出有個緣
故他原是個真念佛假修行愛風月嫌冷靜怨恨出
家的主兒偶然先在門隙裡張見了大卿這一表人
材到有幾分看上了所以挺身而出當下兩隻眼光

就如針兒遇着磁石緊緊的掛在大卿身上笑嘻嘻的問道相公尊姓貴表府上何處至小庵有甚見諭大卿道小生姓赫名大卿就住城中今日到郊外踏青偶步至此久慕仙姑清德順便拜訪尼姑謝道小尼僻居荒野無德無能謬承枉顧蓬蓽生輝此處來往人雜請裏面軒中待茶大卿見說請到裏面吃茶料有幾分光景好不歡喜仰起身隨入行過幾處房屋又轉過一條迴廊方是三間淨室收拾得好不精雅外面一帶都是扶欄庭中植梧桐二樹修竹數竿百般花卉紛紜輝映但覺香氣襲人正中間供

白描大士像一軸，古銅爐中香烟馥馥，下設蒲團一坐。左一間放著朱紅廚櫃四個，都有封鎖，想是收藏經典在內。右一間用圍屏圍著，進入看時，橫設一張桐柏長書桌，左設花藤小榻，右邊靠壁一張斑竹榻兒。壁上懸一張斷紋古琴。書桌上筆硯精良，纖塵不染。側邊有經卷數帙，隨手拈一卷翻看，都是金書小楷字體，摹做趙松雪，後註年月，下書弟子空照熏沐寫。大卿問：空照是何人？答道：就是小尼賤名。大卿反覆玩賞，誇之不已。兩個隔着卓子對面而坐。女童點茶到來，空照雙手捧過一盞，遞與大卿，自取一盞相陪。那

手十指尖纖潔白可愛大卿接過嚥在口中真個好

茶有呂洞賓茶詩為証

玉蘂旗鎗稱絕品　僧家造法極工夫

兎毛甌淺香雲白　蝦眼湯翻細浪休

斷送睡魔離幾席　增添清氣入肌膚

幽叢自落溪嵓外　不肯移根入上都

大卿問道仙菴共有幾位空照道師徒四衆家師年老近日病廢在床當家就是小尼指着女童道這便是小徒他還有師弟在房裏誦經赫大卿道仙姑出家幾年了空照道自七歲喪父送入空門今已十二

年矣。赫大卿道：青春十九，正在妙齡，怎生受此寂寞？空照道：相公休得取笑。出家勝俗家數倍哩。赫大卿道：那見得出家的勝似俗家？空照道：我們出家人並無閑事纏擾，又無兒女牽絆，終日誦經念佛，受用一爐香，一壺茶，倦來眠紙帳，閑暇理絲桐，好不安閑自在。大卿道：閑暇理絲桐，彈琴少也得個知音的人兒在兩唱采，方妙。這還罷了，則這倦來眠紙帳，萬一夢魘起來，沒人推醒，好不怕哩。空照已知大卿下鉤，含笑而應道：夢魘殺了人，也不要相公償命。大卿也笑道：別的魘殺了一萬個，全不在小生心上。像仙姑恁

般高品豈不可惜兩下你一句我一聲漸漸說到分際大卿道有好茶再求另潑一壺來吃空照已會意了便教女童去廊下烹茶大卿道仙姑卧房何處是什麽紙帳也得小生認一認空照此時慾心已熾按納不住口裏雖說道認他怎麽却早已立起身來大卿上前攔抱先做了個呂字空照從後就走大卿接脚跟上空照輕輕的推開後壁後面又有一層房屋正是空照卧處擺設更自濟楚大卿也無心觀看兩個相抱而入遂成雲雨之歡有小尼姑曲兒為証

小尼姑在菴中手拍着卓兒怨命平空裏吊下

個俊俏官人坐談有幾句話聲口兒相應你貪
我不捨一拍上就圓成雖然是不結髮的夫妻
也難得他一個字兒叫做肯
二人正在酣美之處不提防女童推門進來連忙起
身女童放下茶兒掩口微笑而去看看天晚點起燈
燭空照自去收拾酒菓蔬菜擺做一桌與赫大卿對
面坐下又恐兩個女童泄漏機關也教來坐在傍邊
相陪空照道菴中都是吃齋不知貴客到來未曾備
辦葷味甚是有慢赫大卿道承賢師徒錯愛已是過
分若如此說反令小生不安矣當下四人盃來盞去

吃到半酣，大卿起身推至空照身邊，把手勾着頸兒，將酒飲過半盃，遞到空照口邊。空照將口來承，一飲而盡。兩個女童見他肉麻，起身廻避。空照一把扯道：旣同在此，料不容你脫白。二人挣脫不開，將袖兒掩在面上。大卿上前抱住，扯開袖子，就做了個嘴兒。二女童年在當時，情竇已開，見師父容情，落得快活。四人摟做一團，纏做一塊，吃得個大醉，一牀而臥，相偎相抱，如漆如膠。赫大卿放出平生本事，竭力奉承。尼姑俱是初得甜頭，恨不得把身子并做一個。到次早空照叫過香公，賞他三錢銀子，買囑他莫要泄漏。又

將錢鈔教去買辦魚肉酒菓之類那香公平昔間推着這幾碗黃虀淡飯沒甚肥水到口眼也是盲的耳也是聾的身子是軟的脚兒是慢的此時得了這三錢銀子又見要買酒肉便覺眼明手快身子加虎一般健走跳如飛那消一个時辰都已買完安排起來款待大卿不在話下却說非空菴原有兩個房頭東院乃是空照西院的是靜眞也是個風流女師手下止有一個女童一個香公那香公因見東院連日買辦酒肉報與靜眞靜眞猜莫空照定有些不三不四的勾當教女童看守房戶起身來到東院門口恰好

過長老公左手提着一个大酒壺，右手拿个燈兒，明門出來，石下打個照面，即問道：「院主往那里去？」答道：「討將來與師弟閒話。」長老公道：「既如此，待我先去通報。」師兄一手扯住道：「我都聽得了，不消你去打照了。」老公被道着心事，一個臉兒登時漲紅，不敢答應，只得隨在後邊。將院門閉上，跟至淨室門口，高叫道：「西房院主在此，開許。」空照聞言，慌了手脚，沒做理會處，我大卿閃在屏後，起身迎住靜真。靜真上前一把扯着空照衣袖，說道：「好阿！出家人幹得好事！敗壞山門，我與你到里正處去講。」扯着便走。嚇得个空照臉兒就如

七八樣的顏色染的、一搭兒紅、一搭兒青、心頭恰像千百個鐵鎚打的、一回兒上、一回兒下、半句也對不出、半步也行不動、靜真見他這個模樣、呵呵笑道、師弟不消着急、我是要你、但既有佳賓、如何瞞着長獨自受用、還不快請來相見、空照聽了這話、方纔放心、遂令大卿與靜真相見、大卿看靜真姿容秀美、丰采動人、年紀有二十五六上下、雖然長于空照、風情比他更勝、乃問道、師兄上院何處、靜真道、小尼即此巷西院、咫尺便是、大卿道、小生不知、失於奉謁、俯下間敘、半晌、靜真見大卿舉止風流、談吐開爽、頻頻留盼

戀戀不捨。嘆道，天下有此美士，師弟何幸，獨擅其美。
空照道，師兄不須眼熱，倘不見外，自當同參靜眞道。
若得如此，佩德不淺。今晚奉候小坐，萬勿見外。說罷，
即起身作別，回至西院，准備酒肴伺候。不多時，空照
同赫大卿携手而來。女童在門口迎候。赫大卿進院，
看時房廊花徑，亦甚委曲，三間淨室，比東院更覺精
雅。但見

蕭洒亭軒，清虛戶牖，畫展江南烟景，香焚眞臘
沉檀。庭前修竹，風摇一派珮環聲；簾外奇花，日
照千層錦繡色。松陰入檻，琴書潤，山色侵軒枕

章涼、

靜真見大卿已至、心中歡喜、不復叙禮、即便就坐、茶罷、擺上菓酒、肴饌、空照推靜真坐在赫大卿身邊、自已對面相陪、又扯女童打橫而坐、四人三盃兩盞、飲勾多時、赫大卿把靜真抱置膝上、又教空照坐至身邊、一手勾着頸項兒、百般旖旎、傍邊女童面紅耳熱也覺動情、直飲到黃昏時分、空照起身道、好做新郎明日早來賀喜討個燈兒、送出門口、自去、女童叫香公關閉門戶、進來收拾家火、將湯淨過手脚、赫大卿抱着靜真上牀、解脫衣裳、鑽入被中、酥胸緊貼、玉體

相偎，赫大卿乘着酒興，恁生平才學，恣意顛狂，把静真弄得魂喪魄消，骨酥體軟，四肢不收，委然帶上，雖至巳牌時分，方纔起來，自此之後，兩尼都買囑了香公，輪流取樂，赫大卿淫慾無度，樂極忘歸，將近兩月，大卿自覺身子困倦，支持不來，思想回家，怎奈尼姑正是少年得趣之時，那肯放捨，赫大卿再三哀告道，多承雅愛，實不忍別，但我到此兩月有餘，家中不知下落，定然着忙，待我回去安慰妻孥，再來陪奉，不過四五日之事，卿等何必見疑，空照道，既如此，今晚備一酌為餞，明早任君回去，但不可失信，作無行之人

赫大卿說着道若忘卿等恩德猶如此日空照即到西院報與靜真靜真想了一回道他設誓雖是真心但去了必不能再至空照道却是爲何靜真道此這樣一個風流美貌男子誰人不愛况他生平花柳多情樂地不少逢着便留戀幾時雖欲要來勢不可得空照道依你說還是怎樣靜真道依我却有個絕妙策兒在此敎他無繩自縛死心塌地守着我們空照連忙問計靜真伸出手拈着兩個指頭說將出來有分敎赫大卿

生于錦繡叢中　死在牡丹花下

好計

當下靜真道：今夜若說假行，多勸幾盃，把來灌醉了，將他頭髮剃淨，自然難回家去。況且面龐又像女人也，照我們粧來，就是達摩祖師親來也相不出他是個男子。落得永遠快活，且又不擔干紀，豈非一舉兩便宜。照道師兄高見，非我可及。到了晚上，靜真教女童看守房戶，自己到東院見了赫大卿道：正好歡娛，因甚頓生別念，何薄情至此。大卿道：非是寡情，止因離家已久，妻孥未免懸望，故此暫別數日，仍來陪侍。豈敢久拋，忘負恩愛。靜真道：師弟已允，我怎好免強。但君不失所期，方為信人。大卿道：這個不須多囑。少

須擺上酒肴，四眾一男，團團而坐。静真道：今夜此酒乃離別之筵，須大家痛醉。空照道：這個自然。當下更番勸酬，直飲至三鼓，把赫大卿灌得爛醉如泥，不省人事。静真起身，將他巾幘脫下。空照取出剃刀，把頭髮剃得一莖不存，然後扶至房中去睡，各自分別就寢。赫大卿一覺直至天明，方纔醒，傍邊伴的却是空照。翻轉身來，覺道精頭皮在枕上抹過，連忙把手摸時，却是一個精光葫蘆。吃了一驚，急忙坐起，連叫道：這怎麼說？空照驚醒轉來，見他大驚小怪，也坐起來道：郎君，不要着惱。因見你執意要回，我師徒不忍

分離，又無策可留，因此行這苦計，把你也妝扮做尼姑，圖個久遠快活。一頭說，一頭即向袖懷中撒撒撒淚，淫聲浪語，迷得那赫大卿意無張主，乃道：雖承你們好意，只是下手太狠，如今教我怎生見人？空照道：待養長了頭髮，見也未遲。赫大卿無可奈何，只得依他做尼姑打扮，住在庵中，晝夜淫樂。空照靜真已自不肯放空，又加添兩個女童。

　衣服做髻來飲，衣時俊亂點，算那壁廂介淫的
　肯行濂讓，這壁廂買好的敢情精神，兩柄伏斧
　不勾劈，一塊枯柴，一个疲兵，怎能當四員健將。

燈將滅而復明纔見殘陽之火漏已盡而猶滴

那有割捨之時任教鐵漢也消鑄這个殘生難

過活

大郎病已在身沒人撐扶起初時還三好兩歉尼姑

還說是躲避差役式后見他久臥床褥方纔着急

徑送回家去將又頭上落了頭髮怕他家盤問出來

告到官司敗壞菴院住身不牢若留在此又恐一差

兩悞這尸首無處出脫故此方燒得弄出事來性命

不保又不敢請甚醫人看治止教香公去說病討藥

將如燒在石上那有一些用處[illegible]兩个煎湯

姓龔日夜服侍指望他還有痊好的日子誰知病勢轉加淹淹待斃空照對静貞商議道赫郎病體料無生理此事却怎麼處静貞想了一想道不打緊如今先教香公去買下幾担石灰等他走了路也不要尋外人收拾我們自己與他穿着衣服依般尼姑打扮棺材也不必去買且將老師父壽材來盛了我與你同着香公女童相幫擡到後園空處掘個深穴將石灰傾入埋藏在内神不知鬼不覺那个曉得不題二人商議且說赫大卿這日睡在空照房裏忽地想起家中眼前並無一个親人淚如雨下空照與他拭淚

安慰道郎君不須煩惱少不得有好的日子赫大卿
道我與六二卿邂逅相逢指望永遠相好誰想緣分淺
薄中道而別深為可恨但此手原是與卿相處今有
一句要緊話兒托卿與我周旋為乞不要違我空照
道郎君如有所囑必不敢違那大卿將手在袖裡取
出一條舊鴛鴦縧來如何喚做鴛鴦縧原來這縧半條
是鸚哥綠半條是鵝兒黃兩樣顏色合成所以謂之
鴛鴦縧當下大卿將縧付與空照含淚而言道我自
到此家中分毫不知今將永別可將此縧為信報知
吾妻教速快來見我一面死亦瞑目空照接縧在手

此使女前請靜貞到廂房內將絲與他看了尚未報信一節靜貞道你我出家之人私藏男子已犯明條況又弄得潘潘欲央他潭家到此怎肯干休必然聲張起來你我如何收拾空照到底是个嫩貨心中猶預不忍靜眞劈手奪取絲來望着天花板上一丢眼見得這絲有好幾時不得出世哩空照道你掇了這絲兒教我如何去回復赫郎靜眞道你只説已差香公將絲送去了他娘子自不肯來難道問我个違限不成空照依言回復了大卿大卿連日一連問了幾次只認潭家懷恨不來看他心中愈加悽惶鳴鳴而

泣又捱了幾日大限已到嗚呼哀哉

地下忽添貪色鬼　人間不見假尼姑

二尼見他氣絕不敢高聲啼哭飲泣而已一面燒起香湯將他身子揩抹乾淨取出一套新衣穿着停當教起兩個香公將酒飯與他吃飽點起燈燭到後園一株大柏樹傍邊用鐵鍬掘了个大穴傾入石灰然後擡出老尼姑的壽材放在穴內鋪設好了也不管時日利也不利到房中把屍首翻在一扇板門之上眾尼相幫香公扛至後園盛殮在內擡上材蓋將就釘了又傾上好些石灰把泥堆上匀攤與平地一般

並無一毫形迹。可憐赫大卿自清明日纔上了這尼姑，到此三月有餘，斷送了性命。妻孥不能一見，撇下許多家業，埋于荒園之中，深為可惜。有小詞為証：

貪花的這一番你走錯了路，千不合，萬不合，不該纏那小尼姑。小尼姑是真色鬼，怕你纏他不過，頭皮兒都擂光了，連性命也嗚呼，埋在寂寞的荒園，因也這是貪花的結果。

話分兩頭，且說赫大卿渾家陸氏，自從清明那日赫大卿遊春去了，四五日不見回家，只道又在那个娼家留戀，不在心上。已後十來日不回，叫家人各家去

挨問，卻道清明之後，從不曾見。陸氏心上着忙，看看一月有餘，不見蹤跡。陸氏在家日夜啼哭，寫下招子，各處粘貼，並無下落。合家好不着急。那年秋間久雨，赫家房子倒壞甚多，因不見了家主，無心葺理。直至十一月間，方喚幾個匠人修造。一日陸氏自走出來計點工程，一眼覷着個匠人腰間繫一條鴛鴦絛兒，依稀認得是丈夫束腰之物，吃了一驚。連忙喚丫鬟教那匠人解下來看。這匠人教做蒯三，泥水木作，件件精熟，有名的三料匠。赫家是個頂門主顧，故此家中大小無不認得。當下見掌家娘子要看這絛，解下，

交與丫環又遞與陸氏陸氏接在手中反覆仔
細一認分毫不差只因這一條帶兒有分教

　　合濁浪千名重拾　　總惹尼姑禍怨端

原來當初買這條兒一樣兩條夫妻各繫其一今日
見了那舊物兒人兒不覺撲簌簌流下淚來即叫剛
剛問道這條你從何處得來的剛剛道在城外一個
尼姑菴裡拾的陸氏道那菴叫什麼菴尼姑喚甚名
字剛剛道這菴有名的非空菴有東西兩院東房叫
做空照西房叫做靜真還有幾個不曾剃髮的女童
陸氏又問那尼姑有多少年紀了剛剛道都只好二

十來歲到也有十分顏色陸氏聽了心中揣度丈夫一定惹着那兩個尼姑隱在庵中了我如今多着幾個人將了這條呼覇三同去做個証見滿庵一搜自然出來的方纔轉步忽又想道焉知不是我丈夫捧下來的且免要枉殺了出家人我再問他個備細陸氏又叫住覇三問道你這絲縧將拾的時覇三道不上半月陸氏又想道原來半月之前丈夫還在庵中事有可疑又問道你在何處拾的覇三道在東院廂房內天花板上拾的也是大雨中掛濕了庄教我去掀瓦故此拾得不敢動問大娘子為何見了此物只管

盤問陸氏道這鼎是我大官人的自從春間出去一向並無蹤跡今日見了這鼎少不得鼎在那里人在那里如今就要同你去與尼姑討人若者大官人回來照依招子上重重謝你翦三聽罷吃了一驚那里說起那在我身上要人便道鼎便是我拾得實不知你們大官人事體陸氏道你在菴中共做幾日工作翦三道西院共有十來日至今工錢尚短我不清埋陸氏道可曾見我大官人在他菴裏麼翦三道這个不敢說謊生活便做了這幾日任我們穿房入戶却從不曾見大官人的影兒陸氏想道若人不在菴中

雖有此說也難憑據左思右算想了一回乃道這樁
作巷中必定有因或者蹺于別處也未可知道從前
二院庵中遺少工錢我如今賞他一兩銀子教他以
討銀爲名不時去打探人不得露出些圭角來那時
若在尼姑身上自然有個下落即喚過蒯三分付如
此如此恁般恁般先賞你一兩銀子若得了實信另
有重謝那匠人先說有一兩銀子後邊還有重謝滿
口應承作恵辭道陸氏同到房中將白銀一兩付與
蒯三作謝回家到了次日蒯三推到後邊慢慢的走
到非空庵門口只見西院的香公坐在門檻上向着

日色晾曬衣服挺然干蒯三上前呼醒香公那老兒擡起頭來認得是蒯匠便道連日不見怎麼有工夫閒走院主正要尋你做些小生活來得湊巧蒯匠見說正合其意便道不知院主要做甚麼香公道說便恁般說連我也不知同進去問便曉得把衣服來好一同進來灣灣曲曲直到裏邊淨室中靜真坐在那裏寫經香公道院主蒯待詔在此靜真把筆擱下道剛要着香公來呼你做些生活恰來得正好蒯三道不知院主要做甚樣生活靜真道佛前那張供桌原是祖傳下來的年深月久漆都剝落了一向要換沒有

們施主前日家長娘娘發心捨下幾根木子，今要照依東院一般做張佛櫥，選著明日是個吉期，便要動手。必得你親手製造，那樣沒用副手一个也成不得的。工錢索性一併罷。蒯三道：恁樣，明日並來，日中便說。兩隻眼四下瞧看，淨室內空空的，料没個所在隱藏，即便轉身，一路出來，東張西望，想道：這寮在東院拾的，還該到那邊去打探。走出院門，別了香公，徑到東院。見院門半開半掩，把眼張看，並不見個人。他輕輕的推將進去，揑手揑腳，逐步步走入。見傍首的空處，便從門縫中張望，並無聲息。逕走到廚房門首，只

笑的好

聽得裊邊笑聲便立定了脚把眼向窓眼中一瞧見兩個女童攬做一團頑耍須臾間小的跌倒在地大的便扛起雙足跨上身去學男人行事抹着親嘴小的便喊大的道孔兒也被人弄大了還要叫喊劉三正看得得意忽地一个噴嚏驚得那兩個女童連忙跳起問道那個劉三走進前去道是我院主可在家麽口中便說心內都想着兩個來勒忍笑不住搭的笑了一聲女童覺道被他看見臉都紅了道劉待說有甚說話劉三道沒有甚話要問院主借工錢用用女童道師父不在家裏改月來罷劉三見回了不好

進去只得履身出院兩個女童把門關上口內罵道
這婆子好像做賊的聲息不見已到廊下了怎樣可
惡蒯三明明聽得未見實蹤不好發作一路思想孔
兒被人弄大了這話雖不甚明白卻也有些蹺蹊且
到明日再來採聽至次日早上帶着家火徑到西院
將木子量劃尺寸運動斧鋸裁截手中雖做家火一
心察聽赫大卿消息約莫未牌時分靜悄悄走出觀
兩下說了一回閒話忽然擡頭見香爐中火滅便教
女童去取火女童去不多時將出一個燈盞火兒放
在桌上便去解繩放那香盤不想繩子放得忒鬆了

那盞燈望下直滴，事有湊巧，物有偶然，香噴噴落下來，恰好淨真立在其下，不歪不斜，正打在他的頭上，撲的一聲，那盞燈碎做兩片，這油從頭直澆到底，淨真心中大怒，也不顧身上油汚，趕上前一把揪住女童頭髮，亂打亂踢，口中罵着騷精淫婦，惱恨被人入骨，怪了全不照管，汚我一身衣服，淨三撇下手中斧鑿趕來解勸開了，淨真怒氣不息，一頭走，一頭罵作孽，邊更換衣服去了，那女童打得頭髮散做一堆，哀哀而哭，只見被退去，口中喃喃的道，打撲了油，便恁般打罵，你活活弄殺了人，鼓開我髮罷咧，淨三聽得這話

郎悄來問正是

猜知語似鉤和線　從頭鉤出是非來

原來這女童年紀也在當時初起見赫大嫂與赫直百般戲弄心中也欲得嘗嘗滋味怎奈年齒猶稚害比空照大不相同極要拈酸吃醋只為空照是首事之人姑容了他漢子到了自己所願同圖吃在肚裏還嫌不勾怎肯放些須空隙與人女童含恐了多時銜恨在心今日氣怨聞一時把真話說出不想正湊了蒯三之趣當下蒯三聞道他恁麼弄歹了人女童道與東房這些淫婦日夜輪流快活將一個赫直

生斷送了劇三道如今在那裏女童道東房後因大
栢樹下埋的不是劇三還要問時香公走將出來便
大家往只女童自哭向裡邊去了劇三思量這話與
昨日東院女童的正是暗合眼見得這事有九分了
不到晚只推有事收拾家火一口氣跑至姊家請出
陸氏娘子將上項事一一說知陸氏見說丈夫死了
放聲大哭連夜請親族中商議停當就留劇三在家
宿歇到次早喚集童僕共有二十來人帶了鋤頭鐵
鍬斧頭之類陸氏把孩子教養娘看管乘坐轎子蜂
湧而來那巷離城不遠三里之地頃刻就到了陸氏

下了轎子留一半人在門口把住其餘的擡着鋤頭鐵鍬隨陸氏進去蒯三在前引路徑來到東院扣門那時庵門纔開尼姑們方纔起身香公聽得扣門出來開看見有女客只道是燒香的進去報與空照知道那蒯三認得後園路徑引着衆人一直望裡邊徑闖劈面遇着空照空照見蒯三引着女客便道原來是蒯待詔的宅眷上前相迎蒯三陸氏也不答應搶他擠在半邊衆人一溜烟向園中去了空照見勢頭勇猛不知有甚緣故隨脚也趕到園中見衆人不到別處徑至大柘樹下遂起鋤頭鐵鍬往下亂掘空照

知事已發覺驚得面如土色連忙覆身進來對着女童道不好了赫郎事發了快些隨我來逃命兩個女童都也嚇得目瞪口呆跟着空照藏身而走方到佛堂前香公來報說菴門口不知爲甚許多人守住不容我出去空照連聲叫苦也且往西院去再處四人飛走到西院敲開院門分付香公閉上倘有人來抵且勿要開趕到裡邊那時靜眞還未起身門尚閉着空照一片聲亂打靜眞聽得空照聲音急忙起來穿着衣服走出問道師弟爲甚這般忙亂空照道赫郎事體不知那個漏了消息剛木匠這天殺的同了許

多人從趕進後園、如今在那裡發覺了、我欲要逃走
香公號門前已有人覺守、出去不得、特來與你商議
靜真見說、吃這一驚、卻也不小、說道、副匠昨日也在
這裡做生活、如何今日便引人來、卻又知得恁般詳
細、必定是我菴中有人走漏消息、這奴狗方纔去報
漸聞、不然何由曉得我們的隱事、那女童在旁聞得
懊悔昨日失言、好生驚惶、東院女童道、副匠有心、想
非一日了、前日便悄悄直到我家廚下來打聽消耗
被我們發作出門、但不知那個遲漏的、空照道、這事
且慢理論、只是如今卻怎麼處、靜真道、更無別法、只

有一個走字，空照道，門前有人把守，靜真道，且看後門，先教香公打探，囘說並無一人，空照大喜，一面教香公把外邊門戶一路關鎖，自己到房中取了些銀兩，其餘盡皆棄下，連香公共是七人，一齊出了後門，也把鎖兒鎖了，空照道，如今走到那里去躲好，靜真道，大路上走，必然被人遇見，須從僻路而去，往極樂菴暫避，此處人烟稀少，無人知覺，了緣與你我情分又好，料不推辭，待事平定，再作區處，空照連聲道是，不管地上高低，望着小徑，落荒而走，投極樂菴躲避，不在話下，且說陸氏同蒯三衆人在柏樹下一齊着

力、鋤開面上土泥、露出石灰、都道是了、那石灰堅了水、并做一塊、急切不能得碎、弄了大一回、方纔看見材蓋睦氏便放聲啼哭、衆人用鐵鍬墾去兩邊石灰那材蓋却不能開、外邊把門的等得心焦、都奔進來觀看正見弄得不了不當、一齊上前相幫撬將下去把官木弄將起來、斧頭砍開棺蓋、打開看時不是男子、却是一個尼姑、衆人見了、都慌做一堆也不去細認、俱面面相覷、急把材蓋掩好、說話的我且問你、赫大卿死來周年、雖然沒有頭髮、夫妻之間難道就認不出了、看官有所不知、那赫大卿初出門時紅紅白

自是個俊俏子弟在巷中得了怯症久臥床褥病
只剩得一把枯骨就是引鏡自照也認不出當初本
身了况且驟然見了個光頭怎的不認做尼姑當下
陸氏到埋怨蒯三起來道特地教你探聽怎麼不問
個的確卻來虛報如今有這起戲如何是好蒯三道
昨日小尼明明說的如何是虛報衆人道見今是個
尼姑了還緣游到那里去蒯三道是不消猜了再在
那說罷下去看內中有個老年親戚道不可不可徑
上說開棺見屍者斬况發掘墳墓也該是個斬罪目
今我們已先犯着了倘再掘起一個尼姑到去頂兩

個斬罪不成，不如快去告官，將昨日說的小尼來問方總扯個兩平，若被尼姑先告，到是老大利害。衆人齊聲道是，急忙引着陸氏就走，連鋪頭家伙到桌下了。從裡邊直至庵門口，並無一個尼姑。那老者又道：不好了，這些尼姑，不是去叫地方，一定先去告狀了。快走快走。嚇得衆人一個個心下慌張，巴不能脫離了是處，攙陸氏上了轎子，飛也似亂跑，望新淦縣前來稟官。進得城時，觀底們就躲去了一半。正是話分兩頭，卻說陸氏帶來人衆內，有個雇工人叫做毛潑皮，只道房中還有甚東西，閃在一邊，讓衆人去後，揭

開棺蓋，拿起衣服上下一看，更無別物，也是數合當
然，不知怎地一扯，那褲子直褪下來，露出那件話兒。
毛潑皮看了笑道：原來不是尼姑，卻是和尚。依舊將
棺蓋好，走出來四處張望，見沒有人，就趕到一個房
裡，正是空照的淨室，只揀細軟取了幾件，藏在懷裡，
離了非空菴，急急趕到縣前。正值知縣相公在外拜
客，陸氏同眾人在那里伺候。毛潑皮上前道：不要着
忙，我放不下，又轉去相看，雖不是大官人，卻也不是
尼姑，到是個和尚。眾人都歡喜道：如此還好，只不知
道和尚是某寺裏，卻被那尼姑謀死，你道天下有恁

般巧事。正說間，傍邊走出一個老和尚來，問道：有甚
和尚藏匿在那個尼姑菴裡？怎麽個模樣？眾人道：
是城外非空菴東院一个長長的黃瘦小和尚，像煞
不多時。那老和尚見說，便道：如此說來，一定是我的
徒弟了。眾人問道：你徒弟如何却在那里？老和尚
道：老僧是萬法寺住持覺圓，有個徒弟叫做去非。今
年二十六歲，專一不學長俊，老僧管他不下。自今人
月間出去，至今不見回來。他的父母又極護短，不說
兒子不學好，反告小僧謀死。今日在此候審。若得你
的果然是他，也出脫了老僧。毛潑皮道：老師父，你若

肯請我引你去看如何老和尚道若徉如此可知奸麼正待走動只見一個老兒同着一個婆子赶上来把老和尚接連兩個把掌罵道你這賊禿把我兒子謀死在那里老和尚道不要慌你兒子如今有着落了那老兒道如今在那里老和尚道你兒子與非空菴尼姑串好不知怎樣死了埋在他後園指着毛潑皮道這位便是証見扯着他便走那老兒同婆子一齊跟來直到非空菴那時菴傍人家盡皆曉得若老若幼俱來觀看毛潑皮引着老和尚直至裏邊只見一間房裏有人叫喊毛潑皮推門進去看時却是一

們將病的老尼姑睏在床上叫喊肚裏餓了如何不將飯與我吃毛發皮也不管他依舊把門攩上同老和尚到後園柏樹下扯開村嵩那婆子同老兒擡屍老眼仔細認看依稀有些相像便放聲大哭看的人都擁做一堆問起根由毛潑皮指手劃腳剖說那事老和尚見他認了只要出脫自己不管眞假一把扯道去去去你兒子有了快去稟官拿尼姑去審問明白再哭未遲那老兒只得住了把村嵩埋了非空巷飛奔進城到縣前時恰好知縣相公方回那拘老和尚的差人不見了原被告四處尋覓奔了个滿頭

汴赫家衆人見毛潑皮老和尚到了都來問道可真是你徒弟麽老和尚道千真萬真衆人道既如此并做一事進去禀罷差人帶一干人齊到裡邊跪下到先是赫家人上去稟說家主不見緣由并見翩匠將綵及菴中小尼所說開棺那是和尚屍首前後事一一細禀然後老和尚上前禀說是他徒弟三月前舊然出去不想做在尼姑菴裏被伊父母訐告今日已見明白與小僧無干望乞超豁知縣相公問那老兒道果是你的兒子麽不要錯了老兒禀道正是小人的兒子怎麼得錯知縣相公即差四個公差到菴中

拿尼姑赴審差人領了言語飛也似赶到菴裡只見看的人便擁進擁出那見尼姑的影兒直尋到一間房裡單單一個老尼在床將歿了內中有一個道成者躲在西院急到西院門口見門閉着敲了一回無人答應公差心中焦躁俱從後園墻上爬將過去見前后門戶盡皆落鎖一路打開搜看並不見個人跡差人各搯過幾件細軟東西到拿地方同去回官知縣相公在堂等候差人禀道非空菴尼姑都逃躲不知去向拿地方在此回話知縣問地方道你可曉得尼姑躲在何處地方道這個小人們那里曉得如何

曉道尼姑在地方上會義和尚謀殺人命這等不法勾當都隱匿不報如今事露却又藏容躱過假推不知既知此要地方何用吩咐拿下去打地方再三苦告方纔饒得限在三日內准要一干人犯召保在外聽候發到當官又發兩張封皮將菴門封鎖不題且說空照靜真同着女童香公來到極樂菴中那菴門緊緊閉着敲了一大回方纔香公開門出來衆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一齊進入流水叫香公把門閂上菴主了緣早已在門傍相迎見他們一窩子都來且是慌慌張張料想有甚事故引到佛堂中坐下一面教

香公夫聽柰遂開言問其來意靜真把在牛道將上項非細說一遍要借菴中躲避了緣縣罷老大吃驚沉吟了一回方道二位師兄有難來投本當相留但此事非同小可從遠處逃着也可避禍我這里塢畢窄淺耳目又近倘被人知覺其荒陣兄走不脫只怕連我也涉在渾水內如何躲得你道了緣因何不肯起來他也是個廣開方便門的善知識正好搭庵法寺小和尚去非做了光頭夫妻藏在寺中三個多月雖然也扮作尼姑常恐露出事來故此門戶十分緊急今日靜真道為那樁事敗露來躲避恐怕被人羅

着爸不連他的事也出醜因這上不肯相留空照迎
徒見了祿推托都面面相覷沒做理會到底那與肴
些賊智騙得了祿平昔貪財便去袖中摸出銀子揀
上二三兩遞與了祿道師兄之言雖是有理但事起
倉卒不曾算得個去路急切投奔何處望師兄念向
日情分暫容祿避兩三日待勢頭稍緩然後再往別
處這些少銀兩送與師兄爲盤纏之用果然了祿見
着銀子就忘了利害乃道若只住兩三日便不妨孫
如何與師兄銀子那與道在此攪擾已是不當豈可
又費師兄了祿假意謙讓一回把銀收過引入裡邊

去擬躲且茲小和尚去非剛得香公說是非空菴裡徒五眾且又生得標致推走出來觀看兩下卽好打個照面各打了問訊靜眞仔細一看卻不認得問了緣道此間師兄上院何處怎麼不曾相識了緣扯個謊道這是近日新出家的師弟故此師兄還認不得那小和尚見靜眞師徒姿色勝似了緣心下好不歡喜想道我好造化那里說起天賜這幾個妙人到此少不得都到上鉤輪流兒取樂快活當下了緣備辦些素齋款待靜眞空照心中有事耳熱眼跳坐立不定那里吃得下飲食到了申牌時分向了緣道不如

菴中事體若何。欲要央你們香公去打聽個消息。方好計較長策。了緣卽教香公前去。那香公是個老實頭不知利害。一徑奔到非空菴前東張西望。那時地方人等正領着知縣鈞帖封鎖菴門。也不管老尼死活。反鎖在內。兩條封皮交叉封好。方待轉身。見那老兒探頭探腦。慌來慌去。情知是個細作。齊上前喝道。宋府正要拿你。來得恰好。一個拿起索子。向頸上便套。嚇得香公身酥脚軟。連聲道。他們借我菴中躲避央來打聽的。其實不干我事。衆人道。原曉得你是打聽的。快說是那個菴裏。香公道。是極樂菴裏。衆人群

了。賓信又教數個幇手押着賈公齊到極樂菴將前後門把好，然後叩門，裡邊曉得是香公回了，了緣急出來開門，衆人一擁而入，迎頭就把了緣拿住，押進裏面搜捉，不曾走了一個，那小和尚着了慌，躲在床底下，也被搜出，了緣向衆人道，他們不過借我菴中暫避，其實做的事體，與我分毫無干，情願送些酒錢與列位，怎地做個方便，饒了我菴裡罷，衆人道，這使不得，知縣相公好不利害哩，倘然問你何處拿的，教我們怎生回答，有干無干，我們總是不知，你自到縣裡去分辨，了緣道，這也容易，但我的徒弟乃新出家

的這個可以免得登列位做個人情衆人貪着銀子却也肯了內中又有個道成不得旣是與他沒相干何消這等着忙直躲入牀底下去一定也有些蹺蹊我們休擔這樣干紀衆人齊聲道是都把索子扣了連男帶女共是十人好像端午的粽子做一串兒牽出菴門將門封鎖好了解入新淦縣來一路上了緣埋怨靜眞連累靜眞半字不敢回答正是

老龜烹不爛　移禍於空桑

此時天色傍晚知縣已是退衙地方人又帶回家去宿歇了緣悄悄與小和尙說道明日到堂上你只說

這場官司煞好看

做新出家的徒弟切莫要多講待我去分說料然無事到次日知縣早衙地方解進去稟道并空菴尼姑俱繫在極樂菴中今已緝獲連極樂菴尼姑通拿在此知縣教跪在月臺東首即差人喚集老和尚赫大卿家人蒯三并小和尚父母來齊那消片刻俱已喚到令跪在月臺西首小和尚偷眼看見驚異道怎麽我師父也涉在他們訟中連爹媽都在此一發奇怪心下雖然暗想却不敢叫喚又恐師父認出到把頭兒別轉伏在地上那老兒同婆子也不管官府在上指着尼姑啼哭帶罵道沒廉恥的狗潑婦如何把我

兒子謀害，好好還我活的便罷。小和尚聽得老兒與静真討人，愈加詫異，想道我好端端活在此，那里說起，却與他們索命。静真空照還想是赫大卿的父母。。。那敢開聲。知縣見那老兒喧嚷，呵喝住了，喚空照静真上前問道：你既已出家，如何不守戒律，偷養和尚，却又將他謀死，從實招來，免受刑罰。静真空照自已罪犯已重，心慌膽怯，那五臟六腑，猶如一團亂麻，沒有個頭緒。這時見知縣不問赫大卿的事情，却問什麼和尚之事，一發摸不着個頭路。静真那張嘴頭子，平時極是能言快語，到這回恰如生膝塗牢，魚膠粘

住掙不出一个字兒知縣連問四五次剛剛掙出一
句道小尼並不曾謀死那個和尚知縣喝道見今謀
死了萬法寺和尚去非埋在後園還敢抵賴快來起
來兩邊皂隸答應如飛向前動手了緣見知縣把尸
首認做去非追究下落打着心頭之事老大驚駭
身子不搖自動想道這是那里說起他們乃赫監生
的尸首卻到不問反帶扯我身上的事來真也奇怪
心中沒想一頭處將眼偷看小和尚小和尚已如父
母錯認了也看着了緣兩箇相覷且說靜真空照俱
是嬌滴滴的身子嫩生生的皮肉如何經得這般刑

問夾棍剛剛套上便暈迷了去叫道爺爺不消用刑
容小尼從實招認知縣止住左右聽他供招二尼早
口齊聲說道爺爺後園埋的不是和尚乃是赫監生
的尸首赫家人聞說原是家主尸首同翻三供狀上
去聽其情款知縣道既是赫監生如何却是光頭二
尼乃將赫大卿到寺遊玩勾搭成奸及設計剃髮扮
作尼姑病死埋葬前後之事細細招出知縣見所言
與赫家昨日說話相合已知是個真情又問道赫監
生事已實了那和尚還藏在何處一發招來二尼哭
道這個其實不知就打死也不敢虛認知縣又喚女

董香公遂一細問，真詮得同知得小和尚這事與他無干。又與了緣并小和尚上去，問道：你藏匿靜真空照等在菴，一定與他是同謀的了。也夾起來。了緣此時見靜真等供招明白，小和尚之事已不牽纏在內，腸子寬了，從從容容的稟道：爺爺不必加刑，容小尼細說。靜真等昨到小尼菴中，假說被人禁詐，權住一兩日，故此誤留。其他奸情之事，要實分毫不知。了指着小和尚道：這徒弟乃新出家的，與靜真等一發從不相認。況此等無恥勾當，敗壞佛門體面，即使未曾發覺，小尼若稍知聲息，亦當出首，豈肯事露之後還

敢藏匿盜竊菴請情趕逐知縣見他說得有理笑道

話到講得好只莫要心不應口遂令與過一邊喚叫皂隸將空照靜眞各責五十東房女童各責三十兩個香公各打二十都打得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打罷知縣舉筆定罪靜眞空照設計恣淫傷人性命依律擬斬東房二女童減等杖八十官賣兩個香公知情不舉俱問杖罪非空菴藏奸之藪拆毀入官了緣師徒雖不知情但隱匿奸黨杖罪納贖西房女童判令歸俗赫大卿自作之孽已死勿論尸棺着令家屬領歸埋葬判畢各令畫供那老兒見尸首已不是他兒

天想起昨日這場帶笑好生發趣愈加忿恨就上去稟知縣依舊與老和尚要人老和尚又說徒弟偷盜寺中東西藏匿在家反來圖賴兩下爭執連知縣也委決不下意爲老和尚謀死那不見形迹難以入罪將爲果縣在家這老兒怎敢又與他討人想了一回乃道你兒子生死沒個實據怎好問得且押出去細訪個的確證見來回話當下空照靜真兩個女童都下獄中了緣小和尚并兩個香公押出召保老和尚與那老兒夫妻原差押着訪問去非下落其餘人犯俱釋放寧家大凡衙門有個東進西出的規矩這時

二千人俱從西邊月牙下走出去那了緣因與遇了知縣不曾出觀與小和尚兩下厮趕歡喜小和尚還恐有人認得把頭直低向胸前落在衆人背後也是合當敗露剛出西脚門那老兒又揪住老和尚罵道老賊禿謀死了我兒子那又把别人的尸首來與我麽夾背連腮只管亂打老和尚正打得連聲叫屈沒處躲避不想有十數個徒弟徒孫們在那里看出宫見師父被打齊赶向前推翻了那老兒揮拳便打小和尚見父親喫虧心中着急正忘了自己是個假尼姑竟上前勸道列位師兄不要動手衆和尚舉眼觀

看却便是去非即撇放了那老兒一把扯住小和尚叫道師父好了去非在此押保差人還不知就裡乃道這是極樂庵裡尼姑押出尼姑保的你們休錯認了眾和尚道哦元來他假扮尼姑在極樂庵快活却害師父受累眾人方纔明白是個和尚一齊都笑起來傍邊只急得了緣叫苦連聲滿面皮青染老和尚分開眾人擠過來一連四五個耳聒了罵道天殺的奴狗你便快活害得我好苦且喜見老爺來拖着便走那老兒見兒子已在又做了假尼姑料道到官必然責罰向着老和尚連連叩頭道老師父是我無理得

罪了人情願下情居覩乞念師徒分上饒了我孩兒罷
兒官罷老和尚因交了他許多茶葉那里肯聽据着
小和尚直至堂上差人押着了轎隨進來知縣看
見問道那老和尚爲何又帶個尼姑進來老和尚道
爺爺這不是真尼姑就是小的徒弟去非假扮的知
縣聞言也忍笑不住道如何有此異事叫教小和尚
從實供來大非自知隱瞞不過只得一一招承知縣
錄了口詞將僧尼各責四十板非依律問徒了罷官
賣爲奴婢寮庵亦行拆毀老和尚并那老兒無罪釋
放又討諢具都枷了各採半邊黑盛滿敢迎遊示衆

那老兒婆子因兒子做了這不法勾當啞口無言惟有滿面鼻涕眼淚扶着郎猜那出衙門那時鬨動了滿城男女扶老挈幼俱來觀看有好事的作個歌兒道

可憐老和尚不見了小和尚原來女和尚私藏了男和尚分明雄和尚錯認了雌和尚為個假和尚帶累了真和尚斷送了老和尚又明白了活和尚滿堂只叫打和尚滿街爭看迎和尚只為貪那禪牀中硬掙掙一个莽和尚弄壞了寺院裏嬌滴滴許多騷和尚

且說蔣家大男薊三急奔到家報與主母陸氏聞言險些哭死連夜備辦衣衾棺槨禀明知縣開了巷門親自到巷重新入殮迎到祖塋擇日安葬那時巷中老尼已是餓死在床地方報官盛殮自不必說這陸氏因丈夫生前不肯學好好色身亡把孩子嚴加教誨後來明經出仕官爲別駕之職有詩爲證

野草閒花恣意貪　化爲蜂蝶死猶甘

名巷非人難仙夢　是色非空作笑談